

皮子文藪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六

箴

六箴序

心箴

口箴

耳箴

目箴

手箴

足箴

動箴

靜箴

酒箴  
并序

食箴  
并序

六箴序

皮子嘗謂心為已帝耳目為輔相四支為諸侯已帝苟不德則輔相叛諸侯亂古之人失天下喪家國者

良由是也帝身且不德能帝天下乎能主家國乎因  
爲心口耳目手足箴書之于紳安不忘危慎不忘節  
窮不忘操貴不忘道行古人之事有如符節者其在  
六箴乎

心箴

大化之精孕之曰人大純之靈形之曰心心由是君  
身由是臣中旣齟齬外乃紛綸耳厭聞義目惡覩仁  
手持亂柄足踐禍門舜爲天子舜不得尊其不尊者  
與心爲臣紂爲天子紂乃得尊其得尊者與心爲君  
天子之外復有尊者乃舜之心將舜之身天子之外  
復有卑者乃紂之心將紂之身危乎惕哉臣之諫君

輔相不明諸侯不賓君爲穢壤臣爲賊塵未及于斯  
良可自勤嗚呼吾君無忽茲文

口箴

古銘金人謂無多言忽有所發不可不論既有所論  
復謂多言中庸之士由茲保身吾謂斯銘未足以珎  
出爲忠臣言則及君入爲孝子言則及親非君與親  
則宜默云謗訕之言出如齋淪一息之波流于無垠  
猜毀之言出如鈞天鈞天之樂聞于無聞佞媚之言  
出如絲棼一入于人治亂不分間諜之言出如鷹鷂  
鷹鷂之迅一舉凌天無嗜于酒酒能亂國無嗜于味  
味能敗德以道爲飲以文爲食成吾之名繫乃勉力

耳箴

聽於無聽默默玄性聞於無聞洋洋化源勿恃已善  
不服人仁勿矜已藝不敬人文勿耽鄭聲其亂乃神  
勿信美談其極乃身聽悞多害聽妄多敗近賢則聰  
近愚則瞶堯居九重聽在民耳故得大舜授彼神器  
勿聽他富熒惑乃志勿聞他貴墮壞乃義慎正今非  
慎明古是捨是何適古樂而已

目箴

愧尔瞭然爲吾所視高覩古人有如隣里勿分秋毫  
分于邦理勿視邦祿視于人紀惟書有色艷于西子  
惟文有華秀于百卉見彼之倨汚甚塗炭見彼之賢

綿甚葛藟勿顧厲階奈吾大志勿視怨府損吾高義  
入吾明者何人而已古之忠臣古之孝子上立大業  
申光信史苟不善是蚘蛄之類

手箴

惟尔之指屈伸由已勿執亂權勿樹賊子勿秉非道  
勿持非理勿擠孤危勿授姦宄慎握吾操俾直於矢  
慎杖吾心俾平如砥剪惡如草颺姦如糝爲而不矜  
作而不恃智如公倅勿爲小巧機如偃師勿爲奇伎  
身高道端毫直國史敬之戒之俟爲天吏

足箴

惟尔跣跣爲吾所先居必宅地行必依賢勿踐亂階

勿履利門勿蹈怨府勿躡禍源鳳皇乃禽不棲凡木  
騶虞乃獸不踐生物唯尔棲踐保茲無忽

動箴

動生於欲行生於爲欲則不妄爲則不疑吾道未喪  
于何不之勿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  
住無市怨去無取嗤迹無顯露名勿求知聲無取猜  
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蒺藜四海如家去劇繫維  
日慎一日言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  
衣冠失則勿慢皂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豺狼尔殛



深林雖安虺蜴尔螫居不必野唯性之寂止不必廣  
唯心之適勿傲乎名要于聘帛勿矯于節取乎祿食  
躬雖日安若敵鋒鏑味雖以甘若含冰蘖成吾高風  
唯靜之力

酒箴并序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  
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  
居襄陽之洞湖以舫舩載醇酎一甌徃來湖上遇興  
將酌因自諧曰醉民於戲吾性至荒而嗜於此其亦  
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醉民將天  
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醉民哉又何必廁絲竹之筵粉

儻之座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醉民之稱也訂皮子曰  
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  
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爲淫溺化下爲醜  
禍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論之以誥訓然尚上有爲  
淫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醜禍所化化爲殺身且不  
見前世之飲禍耶路酆舒有五罪其一嗜酒爲晉所  
殺慶封易內而耽飲則國朝遷鄭伯窟室而耽飲終  
犇於駟氏之甲欒高嗜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鮑氏衛  
侯飲于籍圃卒爲大夫所惡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  
酒尚懼爲酆舒之侈過此吾不爲也又焉能俾喧爲  
靜乎俾靜爲喧乎不爲靜中淫溺乎不爲醜禍之波

乎既淫溺醜禍作於心得不爲慶封乎鄭伯乎藥高  
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自符箴曰  
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於人

食箴并序

皮子少且賤至於食自甘棗糲而已未嘗食於鄉里  
食於親戚食於州鄙有鄧邑大夫饗皮子之名曾未  
相贄具厚羞以賓之皮子辭大夫訂之曰子自甘棗  
糲則可矣於鄉里親戚州鄙何有皮子曰一楹之食  
至鮮矣苟專其味必不能自抑既不能自抑日須豐  
其羞既日須豐其羞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妄求  
苟欲之心生窮貪極嗜之名生且大夫不見前世之

味禍乎故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謀黿羹不均子家肆其禍熊蹯不熟殺宰夫而趙穿弑雙雞易鶩饋子雅而慶舍死嗚呼吾不仁者乎誠賴其用所欲不可求所嗜不可得方自甘棗糲而已使我生於鍾鼎之家膏粱之門日縱異嗜年成奇欲未必不爲御者之犇華元也子家之伐靈公也晉靈之殺宰夫也蒲虞癸之殺慶舍也此猶之禽獸欲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於諸侯者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死其家又焉能以鄉里親戚州鄙爲讓乎大夫曰善自惟食之性不能自節亦猶酒之性也復箴以自符箴曰

寧能我食不食於人復食於是食其身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六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七

雜著

讀司馬法

請行周典

相解

惑雷刑

悲摯獸

請痊生

旌王宇

斥胡建

白門表

無項託

郢州孟亭記

通玄子栖賓亭記

讀司馬法

古之稱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  
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

魏尚權驅赤子於利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  
士爲諸侯由諸侯爲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  
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由是編之爲術六韜術愈  
精而殺人愈多法益切而害物益甚嗚呼其亦不仁  
矣蚩蚩之類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次貪乎賞民之  
於君由子也何異乎父欲殺其子先給以威後啗以  
利哉孟子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大罪也使後之士  
于民有是者雖不得土吾以爲猶土焉

請行周典

周禮載師之職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  
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日休曰征稅者非以



率民而奉君亦將以勵民而成其業也今之宅樹花  
卉猶恐不奇減征賦惟恐不至苟樹桑者必門嗤戶  
笑有能以不毛而稅者哉如曰必也居不樹桑雖勢  
家亦出里布則途無蹠丐之民矣今之田貧者不足  
於耕耨轉而輸於富者富者利廣占不利廣耕如曰  
必也田不耕者雖勢家亦出屋粟則途無餒斃之民  
矣今之民善者少不肖者多苟無世守之業必鬪雞  
走狗格簣擊鞠以取食於游閑太史公曰刺繡文不  
如倚市門是也如曰必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  
征則世無遊墮之民矣此三者民之最急者也有國  
有家者可不務乎周公聖人也周典聖人之制也未

有依聖制而天下不治者執事者以爲如何

相解

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是其相類禽獸則富貴也噫立形於天地分性於萬物其貴者不過人乎人有真人形而賤貧類禽獸而富貴哉將今之人言其兒類禽獸則喜真人形則怒言其行類禽獸則怒真人心則喜天以鳳爲禽耶鳳則仁義之禽也以騶虞爲獸耶則騶虞仁義之獸也今之人也仁義能符是哉是行又不若於禽獸也宜矣或曰相者有乎哉曰上善出於性大惡亦出於性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

者也上善出於性若文王在母不憂夷吾弱不好弄是也大惡亦出於性若商臣之蜂目豺聲必殺其父叔魚之虎目豕心以賄死是也中庸之人善惡在其化者若大舜設化而有苗格仲尼垂諭而子路服也是從善而化者也若齊桓管仲輔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是從惡而化者也故舜相於堯而天下平禹相於舜而大災弭咎繇相禹斯謂相見者見人知其賢愚見國知其治亂亦相也或曰賢愚者見行事而知也敢問聖人之相人知其有位哉曰堯之於舜任之以天下知其有位也舜之於四凶投之於四裔知其無位也曰苟若是聖人之能相人也是必賢者得

其位不肖者不立朝三苗九黎焉得以侯飛廉惡來  
焉得以爵曰有是者其君不能相也將其國之是滅  
豈暇相人而用哉是則三苗九黎未聞不滅飛廉惡  
來未聞不誅嗚呼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累  
黍言其善必善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  
不以是術行其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  
困不思以道達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讎然自負  
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藿有卿相之色蓋不能自  
相其心者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沒齒  
之難有誕妄之人自稱精子卿唐舉之術取其金則  
易於反掌矣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嗚呼舉

世從之吾獨戾也其不勝明矣

惑雷刑

彭澤縣鄉曰黃花有農戶曰逢氏田甚廣已牛不能備耕嘗僦他牛以兼其力逢氏之猾惡爲一鄉之師焉得他牛則晝役夕歸籜耕于烈日景晷耨于晦曷未嘗一息容其殆忽一日猝雷發山逢氏震死日休曰逢氏之猾惡天假雷刑絕其命信矣夫生民之基不過乎稼穡之功皆不爲是畜之力哉則天之保牛齊乎民命也宜矣今逢氏苦其力天則震死如燕趙無賴少年推之以私享烹之以市貨法不可戢刑不可威則天之保牛皆不降于雷刑哉則逢氏之死吾不

知是天地也

悲摯獸

匪澤之場農夫持弓矢行其稼穡之側有茗頃爲農夫息其傍未久茗花紛然不吹而飛若有物嫉視之虎也跳踉哮囁視其狀若有所獲負不勝其喜之態也農夫謂虎見已將遇食而喜者乃挺矢匿形伺其重嫉發貫其腋雷然而踣及視之枕死麕而斃矣意者謂獲其麕將食而嫉將嫉而害日休曰噫古之士獲一名受一位如已不足于名位而已豈有喜於富貴嫉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不勝其驕也受一位不勝其傲也驕傲未足於心而刑禍已滅其屬其

不勝任與夫獲死麕者幾希悲夫吾以名位爲死麕以刑禍爲農夫庶乎免於今世矣

誚莊生

莊生免范蠡之子死至矣夫范蠡子復取其金則怒乃言於楚王死之嗚呼夫交者以義合至死不離也以利合者全於利前者鮮矣况利死之後哉則莊生謂畢事而歸金其言信矣至其取金則復言而死之焉有夫歸金之心也哉是莊生與范蠡果曰利合也或曰莊生非利金而渝言是范蠡之子利金而渝言也曰夫赦者楚之嘗法也范蠡不謂乎赦爲楚之嘗法以其死自合不死非莊生之力也故取夫金是愚

豎之織鄙也何足責哉如莊生與范蠡義合則取金之信以易乎人命也哉是果曰利合兼不全於利前者也

### 旌王字

王莽竊弄漢柄擅斥帝族當其時有名臣名士身被漢祿者闔朝皆然也莫不廻忠作佞變直爲邪曾不敢一悞莽色以平帝得親乎外氏者也而字乃以爲謀事泄受禍日休旌之曰若字之道真忠烈之士哉不以其父得天下爲利以反道爲慮不以已將爲天子之子爲貴以愆咎爲戒嗚呼字之道大不負天地幽不慙鬼神貞不愧金石明不讓日月於臣子之義



備矣而班氏忘讚皮子旌之悲夫

斥胡建

古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穰苴之斬莊賈孫武之僇宮嬪魏絳之辱楊干是也如建者爲軍正丞設御史有姦在建職當以狀聞自有天子之刑名如擅斬者乃一夫之暴賊上吏者也以辱國威國威者軍刑者也夫軍正之職當申明其法于軍帥亦不可擅行誅殺也正且不可况又丞哉嗚呼漢不以是僇建以正其罪反以詔命賞之嘻妄矣過直近乎暴物過訐近乎擅命有之不戢在家爲賊子在國爲亂臣其建之謂矣

白門表

三年秋徐卒無狀叛兵逐其帥不再日剽公私財析  
盡異時卒有不平者至是皆門坑之監戎者以聞上  
赫然大怒命大將職正其罪卒有首叛者前後累劫  
其將曰銀刀至是命皆僂之無赦將至先令徐禪將  
曰銀刀族無老幼強者斬之弱者幽之及徐之枝邑  
派聚捕銀刀族且盡或僂而梟者或拳而送者不浹  
日其族不餘或有詐弱懼僂皆論幽於牢迨六七百  
人且俟大將命業兵之居無何上愍徐卒盡死中或  
有不干其謀者偕僂降內賈人於徐詔曰銀刀族詔  
至未死者貫之六七百人分屬數郡未至屬所途亡

爲盜四年夏盜推其率鼓而徐入火里舍將縣令誅  
制使係虜民輜而掠貨徐守閉中城竟不命偏將禦  
之盜得志徐去四年秋進士皮日休之白門道逢徐  
民之耄者泣曰翁世富於徐子孫嗣其業析二百年  
前日以徐卒亂翁之資已竭於兵劫矣獨存者居第  
而已爲殘燼翁以爲天子命將盡殺之且銀刀族無  
三千人耳遇聖天子在上四境無征伐重糧其屬厚  
衣其身有舖兒啜孫至死手不執干戈體不被鎧甲  
者上於徐卒厚矣今乃忘上恩叛主帥逐天子命將  
殘天子兆民如此逆之甚也上又活其半今反盜而  
寇徐前日翁之亡獨賄與產耳今子孫爲賊隸妻女

爲賊室餘骸殘齒溘然無取嗚呼皇天仁於數百人  
反不仁於一郡豈得言者過耶且兵者聖人不能免  
其征仁帝不能無其伐是以逆者必殺順者必生所  
以示天下不私也往年數萬之卒逐天子命將自樹  
其便者國家以不忍盡殺因聽之皆賊而不貢兵而  
不從死而輒代名爲列藩實一州之主也故春秋譏  
世卿得專公祿者以春秋小國尚賤而不空况今聖  
天子在上百執事稱職萬方雀息以無虞四夷駮奔  
而入貢哉前日徐卒幸活而爲盜於民特苦國家無  
辱或不盡謬而赦之則自樹其便者日休曰翁其力  
之賢者耶吾知夫今之食其食者未必有翁之是心也

幸以文貢而未得入上言列國不合陳便宜事因採  
翁之說爲表庶天子召直言極諫者得以遺之

無項託

符朗著符子言項託詆訛夫子之意者以吾道將不  
勝於黃老嗚呼孔子門唯稱少故仲尼曰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又曰賢哉回也嘆其道與已促固不足  
夫蔽之也如託之年與回少遠矣託之智與回又遠  
矣豈仲尼不稱之於其時耶夫四科之外有七十子  
七十子外有三千之徒其人也有一善仲尼未嘗不  
稱之豈於項氏獨掩其賢哉必不然也嗚呼項氏之  
有無亦如乎莊周稱盜跖漁父也墨子之稱墨尿娟

嬋也豈足然哉豈足然哉

鄧州孟亭記

明皇世章句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  
爲之尤介其間能不愧者唯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  
之作遇思入詠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涇涇  
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  
蕭愨有芙蓉露下落揚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淡  
河漢踈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  
泉濁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  
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  
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于毫釐也他稱

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旣慕其名亦觀其兒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歎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每有觀之志四年榮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桓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廡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以先生姓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秋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熙書字曰貴况以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

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空豆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通玄子栖賓亭記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邃源奧處，號曰富陽。文士李中白隱焉。五年冬，別中白歲且翅，再自淝陵之江左，因訪于是。至其門，驟不暇練，而目爽神王。去，怳怳然，迨若入于異境矣。愬別苦外不復游，一詞且樂其得也。木秀于芝，泉甘于粘，霽峰倚空如碧，毫掃粉障，色正鮮溫。鳴溪淥淥，源內橐籥，鞠出琉璃液，石有怪者，髡然闐然。若將爲人者，禽有異者，嚶嚶然。若將天駟耶。



每空齋寥寥寒月方午松竹交韻其正聲雅音笙師  
之吹竽邠人之鼓籥不能過也况延白雲爲升堂之  
侶結清風爲入室之賓其爲趣則生而未覩矣中白  
所尚皆古以時不合已故隱是境將至老嗚呼世有  
用君子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  
余與中白有俱隱湘衡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  
本心余以尋求計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語及名利  
則芒刺生背矣夫賓之來也不逾于邑謂彭邑距是  
十里至是者不爲易矣其延之且不晡乎晡不夕乎  
則俟賓之所果不可低痺於是鉅其寢西向百步則  
築賓亭焉雨其室而一其厦且曰賓將病暑吾則蔽

其簷賓將病寒吾則奧其牖自竟是功則蠶毫之饋  
壘搏之費縱倍於前矣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月  
後五年五月中白館余於是且禱其記而名之者累  
月讓不獲因曰古者有高隱殊逸未被爵命敬之者  
以其德業号而稱之玄德玄晏是也夫學高行遠謂  
之通志深道大謂之玄男子通稱謂之子請以通玄  
爲其号請以栖賓爲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爲佞友  
矣五年五月朔日記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七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八

雜著

正尸祭

讀韓詩外傳

題叔孫通傳

題後魏釋老志

題安昌侯傳

趙女傳

何武傳

鄙孝議上篇

鄙孝議下篇

內辯

正尸祭

聖人知生足其事事之知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

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敬也夫礼者足以守不

足關則怠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

拜有醑尸有酢所以立象生之敬也今視唐禮皇帝  
神降而拜象乎妥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  
天下化平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蟻漢蠓魏豈不  
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匿盥之  
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  
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以來惟以毛血爲薦  
是也足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嗜艾屈建薦之謂乎  
非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  
其人忍使其禮弊怠廢闕相接至此耶豈天使之然  
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廢也已

讀韓詩外傳

韓詩外傳曰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日休曰甚哉韓詩之文悖夫大教夫堯舜之世但務以道化天下天下嘻嘻如一家室其化雖至其制未備豈可罪以越禮哉如以韶用干戚非至樂則顓頊之入風高辛之六筮不可作矣如以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則堯之世其禮未定不當責也又冝矣以封黃帝之子非法義也則丹朱商君無封邑是庶人也傳曰賢者子孫必有土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夫賢者與公侯其子孫尚不廢況有熊氏道冠於五帝化施于千世哉如以往田號泣未盡命也則舜之孝

道匪天也其誰知之不號泣則吾恐舜之命不及于堯用嗚呼韓氏之書抑百家崇吾道至矣夫是者吾將闕然

題叔孫通傳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公者何哉非乎彼聖人也此聖人也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尔不相公者明其文武之優劣尔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易置文武述述其禮文昭昭然若兩曜爭明百川之注瀆者矣然猶周公刑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况聖人哉是後之制禮

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爲標準也漢氏受命禮壞文毀  
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沿襲於聖制者矣也  
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之旣命其郊止  
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  
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爲之正  
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  
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爲高祖身不得郊見享不及七  
廟噫生其制物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  
新去水火方弭兵械爲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櫛  
拾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  
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

之謂矣

題後魏釋老志

魏叔爲後魏書大夸西域氏之教以爲漢獲休屠王金人乃釋氏之漸也秦始皇聚天下兵鑄金人十二於咸陽漢復置之豈可復爲釋氏哉夫仲尼修春秋君有僭王号者皆削爵爲子况戎狄之道不能少抑其說耶孟子曰能以言拒楊墨者遠矣不能以言抑者叔也亦聖徒之罪人矣謂史必直歟則春秋爲賢者諱之爲尊者諱之筆削與奪在手則叔之爲是媚於僞齊之君耶不然何不經之如是

題安昌侯傳



安昌侯禹見時變異若上體不安常擇日絜齋露著  
於星宿正衣冠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  
感慟日休讀漢史至是未嘗不爲之動心因書曰夫  
宰相之節以已道輔上天地平則致於君夷狄服則  
致於君風教行則致於君苟天地有災則歸於已兵  
戈屢動則歸於已此真大宰輔之職也禹也爲漢名  
相居師傅之尊處輔導之位見災異屢發上不能匡  
於君下不能稱其職孜孜於卜筮爲事斯不足以爲  
賢相之業也嗚呼當漢帝之重禹禹之有言如師訓  
門人未有門人可違師之旨也依違在位竟無所發  
誠伊周之罪人也大凡國有災異檜穰占筮之事自

有司存黜以馱爲宰相者當提大政之綱振百司之  
領握天下之樞而已不空以處斯位也以直論之近  
乎佞以誠論之近乎僞爲宰相其名儒之恥耶嗚呼  
漢之尊禹崇師道也禹若此者即非崇師道之過矣

### 趙女傳

趙氏女山陽之鹽山人其父貿鹽出其息不納有司  
賦官捕得法當死簿伏就刑有日矣趙氏女求見鹽  
鐵官泣愬于庭曰某七歲而母亡蒙父私盜官利衣  
食某身爲生厚矣今父罪根露某當隨坐法若不可  
官能原乎原之不能請隨坐之法官清河崔據義之  
因爲減死論趙氏大泣曰某之身前則父所育今則

官所賜願去髮學釋氏以報官德自以女子之言難  
信因出利刃於懷立截其耳以盟必然崔益義之竟  
全其父命趙氏侍父刑疾愈因請歸浮屠氏舍日休  
曰古者救危拯禍必先示信至夫家全國完則隨而  
垂其盟如趙氏一乳臭女子耳繼死請父命孝也自  
刑以盟言信也秉孝植信高蹈於世絜乎瑾瑜不足  
爲其貞芬乎蕙蘭不足爲其秀與夫古之救危拯禍  
者遠矣今之士見難不立其節見安不償其信者其  
趙女之刑人乎噫後之修女史者幸無忘邪

何武傳

何武者壽之驍卒也故爲步卒將戍隣霍岳岳生名

舜有負其販者多強暴民民不便必愬於將武之至  
矣責其強暴者盡擒而械之俟簿圓將申壽守請殺  
之強暴之黨懼且死乃誣愬武于壽守且曰不順守  
命擅生殺于外壽之守嚴悍不可犯苟聞不便於民  
雖劇寮貴吏得皆辱殺之至是聞武罪如乳虎遇觸  
怒蝮遭傷其將害也可知乃命勁卒將命拳武至府  
武已知理可申不奈守嚴悍必當受枉乃樂而俟死  
矣至則守怒而責武以其過武善媚對又肢體魁然乃  
投石狀枉之事守雅愛是類翻然釋之黜其職一級  
武曰吾今日不歸地下真守之賜也請得以命報居  
未久壽之指邑曰隄陽野寇四起其邑將危武請於

守曰此真畢命之秋守壯之復其故職奉命爲貳將  
領偏師自間道入縱陽不意伏盜發於叢翳間兵盡  
駭逃武獨鬪死日休曰武之受謗不當其刑况其死  
乎如非武心者縱免死其心不能無憤也况感分用  
命哉嗚呼古之事上遇謗當職遭辱苟其君免之必  
以憤報破家亡國者可勝道哉春秋弑君三十六其  
中未必不由是而致者也武一卒也獨有是心嗚呼  
今之士事上當職苟遇謗遭辱無是心者吾又不知  
武一卒也

鄙孝議上篇

有天地來言乎孝者大曰舜小曰參舜承順父母之

道無不爲也雖俾食于糞器寢于厠竇猶將順之况夫修廩浚井哉然猶避乎大杖也雖嘗以小杖爲順則舜修廩可也浚井可也設死于大杖誰養瞽叟哉參承順父母之道無不至也鋤瓜傷根曾皙杖之幾至于死是以仲尼不以爲孝也何哉有參則皙安無參則皙孤參順鋤瓜之罪設死于杖誰養夫皙哉夫以二孝之不受重責恐夫糜骨節隳肢體有辱于先人也豈有操其刃割已肉以爲孝哉夫人之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割已之肉由父母之肉也言一不順色一不怡情尚以爲不孝况割父母之肉哉故樂正子春傷足不下堂漢景不吮孝文之癰二賢卒成大孝

猶傷足不下堂吮癰有難色何者傷已之足傷父母之足也吮父之癰吮已之癰也傷之者不敬吮之者過燥是以聖賢不爲也今之愚民謂已肉可以愈父母之病必割而飼之大者邀縣官之賞小者市鄉堂之譽訛風習習成厥俗通儒不以言執政不以禁昔墨氏摩頂至踵斷指存脛謂之兼愛今之愚民如是其兼愛邪設使虞舜糜骨節曾參墮肢體樂正子春傷足不憂漢景吮癰無難今之有是者吾猶以爲不可况無是理哉或執事者嚴令以禁之則天下之民保其身皆父母之身也欲民爲不孝也難矣哉

鄙孝議下篇

人之心也仁者孝有餘兇者暴不足故聖人之制禮  
非所以懲其不足抑亦戒其有餘由是節之以哀戚  
定之以封域制之以斬衰仁者之喪滿其哀也不足  
於心而不能有餘於禮兇者之喪滿其怠也有餘於  
心而不能不足於禮此由民之心必有嗜欲必知飢  
渴自開闢而至于今未能改也魯人有朝祥而暮歌  
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  
喪亦以久矣又孔子既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  
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矣於是  
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  
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以其三言之自



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以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也古不修墓聖人之格言也以朝祥而暮歌聖人尚不笑之以經雨而防墓崩聖人尚泣而怪之况廬之於其側朝夕而哭哉故合葬於防孔子先反者尚修虞事也今之愚民既葬不掩謂乎不忍也既掩不虞謂乎廬墓也傷者必過毀甚者必越禮上者要天子之旌表次者受諸侯之褒贊自漢魏以降厥風逾其愚民蚩蚩過毀者謂得儀越禮者謂大孝姦者憑之以避征徭僞者扇之以收名譽所在之州鄙礮石戕然問所從來曰有至孝也廬墓三年孝感至瑞郡守聞於天子天子爲之旌表焉嗚呼夫古之

廬墓至畜妻子於宅兆之前其波流弊至今褻嫚焉  
有守正者雖大孝不錄爲非者雖小道必旌則聖人  
之制後何法焉或曰子貢居於夫子墓側六年乃去  
非廬墓之自邪曰子貢之罪大矣口受聖人之言身  
違聖人之禮嘻甚矣夫子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  
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曰師吾哭諸寢是師  
之喪也心喪止於三年哭泣至於寢室未有倍其年  
而哭於墓者斯子貢之罪也今執事者見愚民之有  
是者宜責而不貢鄙而不旌則民必依禮而行矣苟  
若是則隳教之風息毀制之道壅傳曰辛有適伊川  
見被髮而祭於野者今之有是被髮而哭於野者幾

何不爲戎之於宅兆乎有心於是道者得斯說而存之禁之可也令之可也

內辯

日休自布衣受九江之薦與計偕寓止永崇里居淡旬有來候者曰子幾退于有司幾孰于執事其譽與名曄曄于京師矣致是也者孰自曰偶與計偕者曾未識咸陽城闕所贅者未及卿相之門所趨者未入勢利之地其譽與名反不知其自矣曰聞子受今小司徒河東公知素矣公當時之望溟渤於文場嵩華於朝右子之上第不足憑他門曰公之爲前達接後進今人之中古人也愚欲自知其道于之以其文以

名臣之威絀賤士之禮其爲知大矣所謂干之以其道知之亦以其道遇其人則宣之於口不遇其人則貯之於心非佞傳媚說者也或者不憚而退居一日又有來者曰喋喋之人謂子賴其知欲一舉於有司信哉曰於戲聖天子之世文教如膏雨儒風如扶搖草茅之士得以達市井之子可以進名場大闢豁若廣路千百人各負累能時執事各立用譽如日休之才處於場中若放鯤鯨於東溟逐麀麀於五嶽以小入大以微混衆其汨汨沒沒昭然可知矣豈能一舉於有司哉或練窮物態曉盡時機一二十舉於有司儻處之下列行其道也上可以布大知下可以存祿

利而已矣曰若能者謗歟子宜默處梁上第防其萌  
曰大聖者不過周孔然猶管蔡謗於前叔孫毀於後  
何由處勢而然亦由登高者必望臨深者必窺矣詩  
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夫四國且亂况一士哉雖然  
敢不防其萌嗚呼防而免者人歟防而不免者天歟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九

書

移元徵君書

請韓文公配饗大學書

請孟子爲學科書

移成均博士書

鹿門隱書六十篇

移元徵君書

徵君足下行奇操峻捨明天子賢宰相退隱于陵陽  
踞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揺其心榮辱不能動  
其志揜拳冠冕泥滓祿位甚善甚善苟與足下同道  
者必汲汲自退名惟恐聞行惟恐顯老死爲山谷人  
矣或名欲遺千載利欲及當今者聞足下之道可以

不進其說耶曰休聞古之聖賢無不欲有意於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主昏不可曉進則禍退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教尚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也此謂之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己名不聞於人欲乎仕則懼禍欲乎退則思進必爲怪行以動俗詭言以矯物上則邀天子再三之命下則取列侯殷勤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次者行有過僻志有深傲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者惟清風昇其牖者惟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期夫道家之用以全彼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



者小人也性隱者野人也有夫堯舜救世湯禹拯亂  
之心者視道隱之人由夫樵蘇之民耳況名與性哉  
今天下雖無事河湟有點虜之患嶺徼有逋蠻之虞  
主上焦心灼思晏詢夜謀宰相戰慄於巖廊百執事  
奔走於朝右然尚未復貞觀開元之大治有致若於  
唐虞躋民於仁壽者其人則鮮其求則勤玄纁之聘  
屢降於山林少微之星但明於霄漢此真足下之所  
高視也嗚呼斯時也山林之間宜倒衣以接禮重跡  
以應命赴明天子千年之運成大丈夫萬世之業勲  
銘於鍾鼎德著於油素可不盛哉夫主上知足下之  
道又矣加以郡守薦之宰相譽之雖錫命屢煩而高

風轉固接物日簡入山益深且足下將爲道隱乎則道隱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尚足下之名尚也丹青於世矣豈謂道隱哉將爲名隱哉則名隱者以恠行動俗以詆言矯物足下之道伸之而伊夔屈之而夷齊豈謂名隱哉將爲性隱乎則性隱者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足下項薦名於有司客位於侯伯豈謂性隱乎然三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爲而高臥哉如終臥陵陽而不起是廢乎古人之道者也仲尼曰素隱行恠後世有迷焉吾弗之爲也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也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乎夫前三者聖人之所

不爲足下之學揚墨乎申韓乎何其悖於道也如邈  
世不見知而不悔則舜不爲高蹈也舜不爲真隱也  
足下其亦有意乎如納僕之言翻然而起醒然而用  
朝廷必處足下於大諫次用足下於宰輔其在大諫  
也以直氣吹日月之翳以正道立天地之根先黜陟  
於朝廷次按察于侯國其在宰輔也外以道寧四夷  
內以法提百揆俾天地反妖爲瑞使陰陽易愆爲穰  
然後以玄菟樂浪爲持節之州崑崙崦嵫作駐驛之  
地又不知房杜姚宋何人也果行是道罄南山之竹  
不足以書足下之功窮百谷之波不足以注足下之  
善以足下之風可以知僕之志以僕之道可以發足

下之文故不遠千里授書於御者用以吐僕臆中之  
奇貯也僕之取捨自有方寸異時無望於足下發函  
之後但起無疑不宣日休再拜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  
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  
其爵不過乎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号七十子之爵  
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  
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  
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  
開則明雷震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

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  
隋遇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  
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行如  
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  
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  
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醜其繼者淺  
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作詞賦以爲  
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  
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  
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  
無不裨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

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  
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垂  
于國冑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爲典禮也大矣美  
矣苟以代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  
哉况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不  
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已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  
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  
由夫是也

請孟子爲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  
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

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繁若  
經傳天惜其道不盡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  
尊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  
也若然者何其道矚矚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  
拘乎正文極乎與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  
與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歆以取味後之人  
將愛仲尼者其嗜在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  
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揚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  
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  
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  
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

也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敎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旣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言者

移成均博士書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寤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敎之猶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詘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珍瓏於珩珮銷訇於金石此聖人之



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詘禮越爵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号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能行闕决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規其微言鉅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决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

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  
法爲事吾之視大學又足爲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  
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泔泔乎洋洋乎爲  
諸生之著龜作後來之綿繩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  
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  
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  
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  
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旣若是矣執其業者  
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  
風抑亦不苟於祿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  
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

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鹿門隱書六十篇

并序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  
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  
王能旌夫山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

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  
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  
之道多歧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  
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埏天地故  
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  
矣夫桀紂之君握鈎伸鍬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

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  
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用觝而忘政愛拔拒而過  
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  
來世之君爲蚩豕民爲滌域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  
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讌瑤池神  
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  
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  
以析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  
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丘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  
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  
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枉席而

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之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以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反導爲取反取爲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各位以禮得各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而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孟德已後

行仁義禮智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豺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保况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獍獠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

邠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囿象也

或曰孟子云子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修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兇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

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  
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  
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兇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  
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兇入水嬰蛟龍遇其患  
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  
爲心之駟僮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  
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潔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  
苟當窮能潔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



以已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懼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虫雲

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昆虫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况能禪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虫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柂猶人之有道也柂不安也舟之行匪柂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柂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柂於項項遺柂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

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  
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  
執行其道不治非民執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  
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  
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可事非君可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  
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  
乎溷吾去溷而取辯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可及愛而不  
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

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

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矣噫古之奢也僭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勇多於人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修孔門之徒耻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

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姦罔之喪已賈豎非  
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  
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  
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  
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  
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

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或曰子之道有以邁于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矣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况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  
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爲天  
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  
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糺已之讐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  
爲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  
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  
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  
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  
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  
古之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野蚘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  
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可  
勝道哉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  
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  
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



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修人不正不見此之謂  
四正鵠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鸞鳩常見小人捕焉噫  
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鵠鸞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  
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  
矣

或曰將處乎世如何則可以免乎謗曰去六邪用四  
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謗君交未至而責  
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  
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  
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詘也自尊其已孩孺不

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愛雖至而不媒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旒噫吾之道猶弓箕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酌醬也爲酒今之酌醬也爲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錢格簞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九

文藪卷九

七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十

詩

三羞詩三首

其一并序

丙戌歲日休射策不上東退于肥陵出都門見朝列  
中論犯當權者得罪南竄郊詔辰發持法吏不容一  
息畱私室視其色若將馱祿位悔名望者皮子闕之  
惘然泣血然羞故作是詩以贖之

吾聞古君子介介勵其節入門疑儲宮撫已思鈇鉞  
志者若不退佞者何由達君臣一殺膳家國共殘殺  
此道見於今永思心若裂王臣方蹇蹇佐我無玷缺

如何以謀計中道生芽孽憲司遵故典分道播南越  
蒼惶出班行家室不容別玄鬢行爲霜清淚立成血  
乘遽劇飛鳥就傳過風發嗟吾何爲者叨在造士列  
獻文不上第歸于淮之汭入蹇蹄可再犇退羽可後  
歇利則侶軒裳塞則友松月而於方寸內未有是愁  
結未爲祿食士俯不愧梁糲未爲冠冕人死不慙忠  
烈如何有是心不能叩丹闕赤赤負君歸南山採芝  
蕨

其二并序

日休旅次于許傳舍聞叫咷之聲動于城郭問于道  
民民曰蠻圍我交趾奉詔徵許兵二千征之其征且

再有戰皆歿其哭者許兵之屬嗚呼揚子不云夫朱  
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其是之謂  
耶皮子謂之內過曰吾之道不足以濟時不可以備  
位又手不提桴鼓身不被兵械恬然自順恬然自樂  
吾亦爲許師之罪人耳作詩以吊之

南荒不擇吏致我交趾覆綿聯三四年流爲中夏辱  
儒者鬪即退武者兵則黷軍庸滿天下戰將多金玉  
刮則齊民癰分爲猛士祿雄健許昌師忠武冠其族  
去爲萬騎風住作一川肉昨朝殘卒回千門萬戶哭  
哀聲動閭里怨氣成山谷誰能聽晝聾不忍看金鏃  
吾有制勝術不奈賤碌碌貯之膏臆間慙見許師屈

自嗟胡爲者得躡前修躅家不出軍租身不識部曲  
亦衣許師衣亦食許師粟方知古人道蔭我已爲足  
念此向誰羞悠悠潁川綠

其三 并序

丙戌歲淮右蝗旱日休寓小墅于州東下第後歸之  
見潁民轉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捨其子夫捐其妻  
行哭立丐朝去夕死嗚呼天地誠不仁耶皮子之山  
居掩有龔鍤有炊晏眠而夕飽朝樂而暮娛何能於  
潁川民而獨享是爲將天地遺之耶因羞不自容作  
詩以唁之

天子丙戌年淮右民多飢就中潁之汭轉徙何壘壘



夫婦相顧亡弃却抱中兒兄弟各自散出門如大癡  
一金易蘆蔔一縑換鳧苾荒村墓鳥對空屋野花籬  
兒童齧草根倚桑空羸羸班白死路傍枕上皆離離  
方知聖人教於民良在斯厲能去人愛荒能奪人慈  
如何司牧者有術皆在茲粵吾何爲人數畝清溪湄  
一寫落第文一家懽復嬉朝食有麥饘晨起有布衣  
一身既飽暖一家無怨咨家雖有缺畝手不秉鉏基歲  
雖有札瘥庖不廢晨炊何道以至是我有明公知食  
之以俟食末之以俟衣歸時卹金帛使我奉庭闈撫  
已愧穎民奚不進德爲因茲感知已盡日空涕洟

七愛詩

并序

皮子之志常以真純自許每謂立大化者必有真相  
以房杜爲真相焉定大亂者必有真將以李太尉爲  
真將焉傲大君者必有真隱以盧徵君爲真隱焉鎮  
澆俗者必有真吏以元魯山爲真吏焉負逸氣者必  
有真放以李翰林爲真放焉爲名臣者必有真才以  
白太傅爲真才焉嗚呼吾之道時耶行其事也在乎  
愛忠矣不時耶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  
詠者豈徒然哉

房杜二相國

玄齡如晦

吾愛房與杜貧賤共聯步脫身拋亂世策杖歸真主  
縱橫幄中筭左右天下務翫髀無敵才磊落不世遇

美矣名公御魁然真宰輔黃閣三十年清風一萬古  
巨業照國史大勲鎮王府遂使後世民至今受陶鑄  
與吾少有志敢躡前賢路苟得同其時願爲執鞭賢

李太尉晟

吾愛李太尉崛起定中原驍雄十萬兵四面圍國門  
一戰取王畿一叱散妖氛乘輿旣反正兇豎爭亡魂  
巍巍柱天功蕩蕩蓋世勲仁於曹孟德勇過霍將軍  
丹券入帑藏青史傳子孫所謂大丈夫動合驚乾坤  
所謂聖天子難得忠貞臣下以契魚水上以合風雲  
百世必一亂千年方一人吾雖翰墨子氣槩敢不群  
願以太平頌題向甘泉春

盧徵君 鴻

吾愛盧徵君高卧嵩山裏百辟未一顧三徵方甦起  
坦腹對宰相忻情挹天子建禮門前吟金鑿殿裏醉  
天下皆哺糟徵君獨潔已天下皆樂聞徵君獨洗耳  
天下皆懷羞徵君獨多耻銀黃不妨懸赤紱不妨被  
而於心抱中獨作羲皇地藍輦一云返泥詔褻不已  
再看緱山雲重酌高陽水放曠書裏終逍遙醉中死  
吾謂伊與周不若徵君貴吾謂巢與許不若徵君義  
高名無階級逸迹絕涯涘萬世唐書中逸名不可比  
粵吾慕真隱彊以骨肉累如教不爲名敢有徵君志

元魯山

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輦母遠之官宰邑無玷疵  
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飢三年魯山吏清慎各自持  
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米蘖苦四遠聲光飛  
退歸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匪家畜琴樽常自怡  
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絃  
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卧黔婁衾空立陳寔碑  
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恨不相識援毫空涕墜

李翰林白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  
礪砢千丈林澄澈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  
召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曾吐御牀傲幾觸天澤

權臣姬逸才心如斗管窄失思出內署海岳甘自適  
刺謁戴叔倫赴宴著敝屣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  
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植  
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爲辭鋒四溟作膏臆  
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白太傅

居易

吾愛白樂天逸才生自然誰謂辭翰器乃是經綸賢  
歛從浮豔詩作得典誥篇立身百行足爲文六藝全  
清望逸內署直聲驚諫垣所刺必有思所臨必可傳  
忘形任詩酒寄傲遍林泉所望標文柄所希持化權  
何期遇訾毀中道多左遷天下皆汲汲樂天獨怡然

天下皆悶悶樂天獨捨旃高吟辭兩掖清嘯罷三州  
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脫蟬仕若不得志可爲龜鏡焉

正樂府十篇

樂府蓋古聖王採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  
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樂氏入之於墳箴和之以管  
籥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  
戒乎政故周禮太師之職掌教六詩小師之職掌諷  
誦詩由是觀之樂府之道大矣今之所謂樂府者唯  
以魏晉之侈麗陳梁之浮豔謂之樂府詩真不然矣  
故嘗有可悲可懼者時宣於詠歌摠十篇故命曰正

樂府詩

卒妻怨

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迴家有半菽食身爲一囊灰  
官吏按其籍伍中斥其妻處處魯人鬻家家杞婦哀  
少者任所歸老者無所携况當札瘥年米粒如瓊瑰  
纍纍作餓殍見之心若摧其夫死鋒刃其室委塵埃  
其命即用矣其賞安在哉豈無黔敖恩救此窮餓骸  
誰知白屋士念此翻欸欸孩

橡媪歎

秋深橡子熟散落榛蕪崗偃偃黃髮媪拾之踐晨霜  
移時始盈掬盡日方滿筐幾曝復幾蒸用作三冬糧  
山前有熟稻紫穗囊人香細穫又精舂粒粒如玉璫



持之納于官私室無倉箱如何一石餘只作五斗量  
狡吏不畏刑貪官不避賊農時作私債農畢歸官倉  
自冬及于春橡實誑飢腸吾聞田成子詐仁猶自王  
吁嗟逢橡媪不覺淚沾裳

### 貪官怨

國家省闕吏賞之皆與位素來不知書豈能精吏理  
大者國宰邑小者皆尉史愚者若混沌毒者如雄虺  
傷哉堯舜民肉袒受鞭箠吾聞古聖王天下無遺士  
朝廷及下邑治者皆仁義國家選賢良定制兼拘忌  
所以用此徒令之充祿仕何不廣取人何不廣歷試  
下位旣賢哉上位何如矣胥徒賞以財俊造悉爲吏

天下若不平吾當甘弃市

農父謠

農父冤辛苦向我述其情雖將一人農可備十人征  
如何江淮粟輓漕輸咸京黃河水如電一半沉與傾  
均輸利其事職司安敢評三川豈不農三輔豈不耕  
奚不車其粟用以供天兵美哉農父言何計達王程

路臣恨

路臣何方來去馬真如龍行驕不動塵蒲轡金籠琤  
有人自天來將避荆棘叢寧呼不覺止推下蒼黃中  
十夫掣鞭策御之如驚鴻日行六七郵警若鷹鳥無蹤  
路臣慎勿愬愬則刑爾躬軍期方偕雨天命正如風

七雄戰爭時賓旅猶自通如何太平世動步却途窮

賤貢士

南越貢珠璣西蜀進羅綺到京未晨旦一一見天子  
如何賢與俊爲貢賤如此所知不可求敢望前席事  
吾聞古聖人射宮親選士不肖盡屏跡賢能皆得位  
所以謂得人所以稱多士歎息幾編書時哉又何異

頌夷臣

夷師本學外仍善唐文字吾人本尚捨何況夷臣事  
所以不學者反爲夷臣戲所以尸祿人反爲夷臣忌  
吁嗟孽風衰何嘗不由是

惜義鳥

商顏多義鳥義鳥實可嗟危巢米纍纍隱在栲木花  
他巢若有鷦乳之如一家他巢若遭捕投之同一羅  
商人每秋貢所貴復如何飽以稻梁滋飾以組繡華  
惜哉仁義禽委戲於宮娥吾聞鳳之賔仁義亦足夸  
所以不遭捕蓋緣生不多

誚虛器

襄陽作髹器中有庫露真持以遺北虜給云生有神  
每歲走其使所費如雲屯吾聞古聖王修德來遠人  
未聞作巧詐用欺禽獸君吾道尚如此我心安足云  
如何漢宣帝却得呼韓臣

哀隴民

隴山千萬仞鸚鵡巢其巔窮危又極險其山猶不全  
蚩蚩隴之民懸度如登天空中覘其巢墮者爭紛然  
百禽不得一十人九死焉隴川有戍卒戍卒亦不閑  
將命提雕籠直到金臺前彼毛不自珍彼舌不自言  
胡爲輕人命奉此玩好端吾聞古聖王珍禽皆捨旃  
今此隴民屬每歲啼漣漣

雜古詩十六首

奉獻致政襄祕監

何循本徵士高情動天地旣無閥閱門常嫌冠冕累  
宰邑著嘉政爲郡留高致移官在書府方樂駕池貴  
玉季牧江西泣之不忍離捨杖隨之去天下欽高義

烏帽白絺裘籃輿竹如意黃菊陶潛酒青山謝公妓  
月檻詠詩情花溪釣魚戲鍾陵旣方舟魏闕將結駟  
甘求白首閑不爲蒼生起優詔加大監所以符公議  
旣爲逍遙公又作鴟夷子安車懸不出駟馬閑無事  
微雨漢陂舟殘日終南騎富貴盡凌雲何人能至此  
猜禍皆及身何復至如是賢哉此丈夫百世一人矣

秋夜有懷

夢裏憂身泣覺來衣尚濕骨肉煎我心不是謀生急  
如何欲佐主功名未成立處世旣孤特傳家無承襲  
明朝走梁楚步步出門澁如何一寸心千愁萬愁入

喜鵲

弃糴在庭際雙鵲來  
搖尾欲啄怕人驚  
喜語晴花裏  
何況彼倖人微禽解如此

蚊子

隱隱聚若雷  
嗜膚不知足  
皇天若不平  
微物教食肉  
貧士無絳紗  
忍苦臥茅屋  
何事覓膏腴  
腹無大倉粟

鹿門夏日

滿院松桂陰  
日午却不知  
山人睡一覺  
庭鵲立未移  
出簷赴雲去  
忘戴白接籬  
書眼若薄霧  
酒腸如漏卮  
身外所勞者  
飲食須自持  
何如便絕粒  
直使身無爲

偶書

女媧掉繩索  
絙泥成下人  
至今頑愚者  
生如土偶身

雲物養吾道天爵高我貧大笑猗氏輩爲富皆不仁  
讀書

家資是何物積帙列梁椽高齋曉開卷獨共聖人語  
英賢雖異世自古心相許案頭見蠹魚猶勝凡儔侶

貧居秋日

亭午頭未冠端坐獨愁予貧家烟爨稀竈底陰虫語  
門小愧車馬廩空慙雀鼠盡室未寒衣機聲羨隣女  
閑夜酒醒

醒來山月高孤枕群書裏酒渴謾思茶山童呼不起  
秋江曉望

萬頃湖天碧一星飛鷺白此時放懷望不厭爲浮客



旅舍除夜

永夜誰能守羈心不放眠挑燈猶故歲聽角已新年  
出谷空嗟晚啣杯尚愧先晚來辭逆旅雪涕野槐天  
過雲居院玄福上人舊居

重到雲居獨悄然隔窓窺影尚疑禪不逢野老來聽  
法猶見隣僧爲引泉龕上已生新石耳壁間空帶舊  
茶烟南京弟子時時到泣把山花奠几筵

陪江西裴公遊襄州延慶寺

丹青路上歇征輪勝地偷閑一日身不署前驅驚野  
鳥唯將後乘載詩人崑邊候吏雲遮却竹下朝衣露  
滴新更向碧山深處問不妨猶有草茅臣

西塞山泊漁家

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菜村挑葉  
去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舡滑春後鱸魚墜  
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襄州春遊

信馬騰騰觸處行春風相引與詩情等閑遇事成歌  
詠取次衝筵隱姓名映柳認人多錯誤透花窺鳥最  
分明岑牟單絞何曾著莫道猖狂似禰衡

送從弟歸復州

羨爾優游正少年竟陵烟月似吳天車螯近岫無妨  
取舩艤隨風不費牽處處路傍千頃稻家家門外一

渠蓮慙莫笑襄陽住爲愛南遊縮頸鱗

皮子世錄

皮子之先蓋鄭公之苗裔賢大夫子皮之後在戰國及秦時無譜牒可考自漢至唐其英雄賢俊在位者往往有焉前漢時名容者以善爲容官至大夫後漢時名巡者爲太監令三國時無聞焉晉朝名初者爲襄陽太守名京者爲賢處士宋朝名熙祖者與徐廣論議符王世名審者爲堅侍郎後魏世名豹子者爲魏名將子道明襲爵弟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大將軍仇池鎮將假公如故喜以戰守之功累加勳爵後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豫州刺史

卒于奉宗爵喜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北齊時  
名景和者以功大官封王名延宗者爲黃門侍郎隋  
朝名子信者爲刺史至于吾唐汨汨於民間無能以  
文取位唯從祖翁諱瑕叔舉進士有名以剛柔不合  
時受蜀聘爲幕府累官至刺史從翁諱行修明經及  
第累官至項城令以盜不發貶州椽卒時日休之世  
以遠祖襄陽太守子孫因家襄陽之竟陵世世爲襄  
陽人自有唐已來或農竟陵或隱鹿門皆不拘冠冕  
以至皮子嗚呼聖賢命世世不賤不足以立志地不  
卑不足以立名是知老子產於厲鄉仲尼生於闕里  
苟使李乾早胎老子豈降叔梁早侑仲尼不生賢旣

家有不足爲立大功致大化振大名者其在斯乎

唐皮日休文藪卷第十終